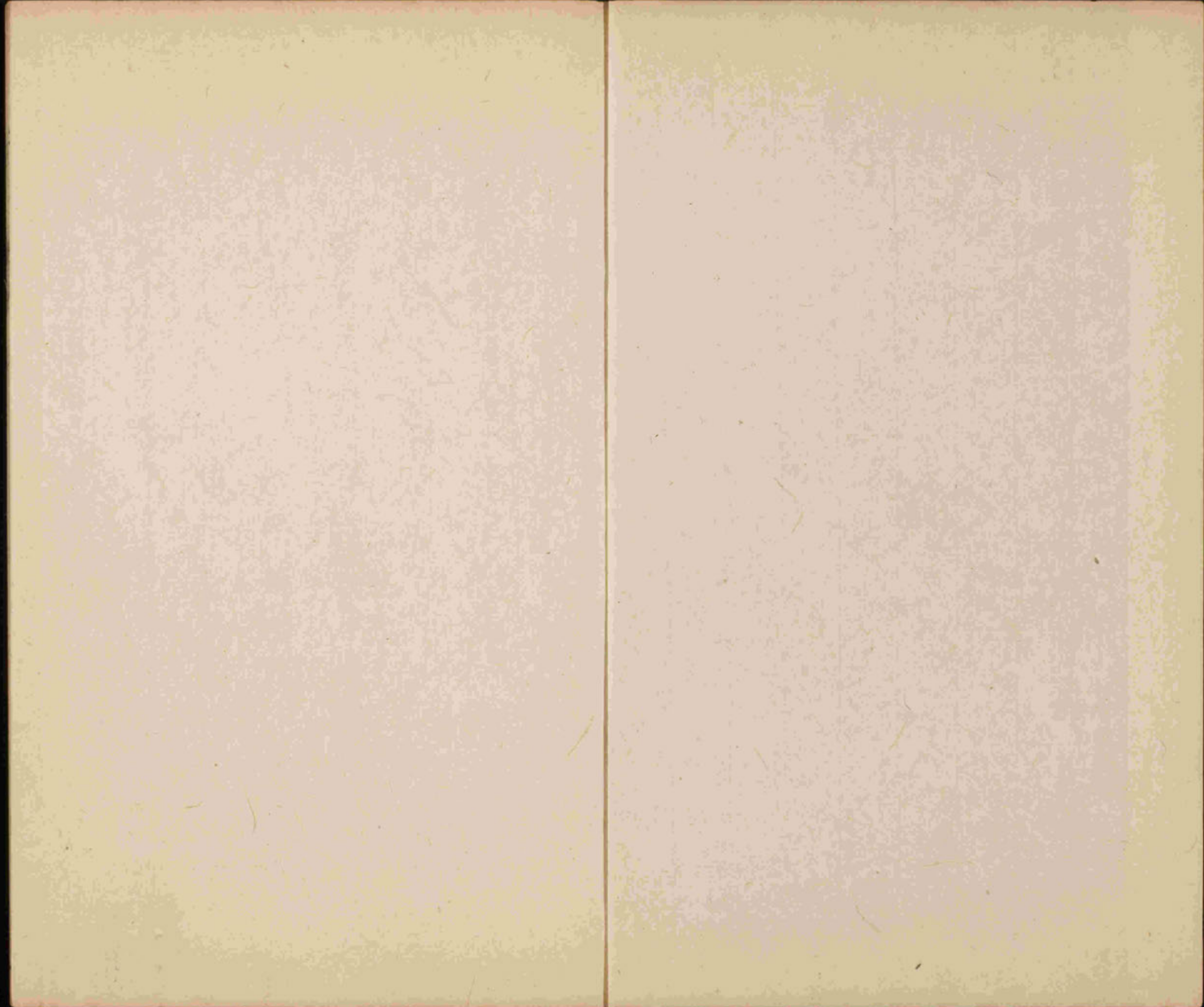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一集



藏書

昨非菴日纂惜福卷之九

殿上刻耕夫一箸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
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
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
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
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一
饑不可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
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
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
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
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
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
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
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
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
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
人服飾。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
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垂崖爲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幘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爲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

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純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鄭亨仲。目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

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侈汰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旣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

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不
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
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
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矯
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
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
正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
不知酒肉。而疆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卽受

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
富貴。羸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
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
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皆然。自
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
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
使汝增罪也。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其爲疾。余以其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

純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純袴子厭常味。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的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子則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

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滓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

物而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
菰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
食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爲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
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旣不
田。復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
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

煙氣難餐。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
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
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
慙而無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
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

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入山果無名衲。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侅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溟滓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

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卽數金。坐冷氊。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且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

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旣至。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

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卽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唐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臍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

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拘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

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蕃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懽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爲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

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
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
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
矣。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
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
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巾客舉

面。值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
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不
出門衣。亦輒污。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
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
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凌侮。
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艸爲溫。有懷翁見
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

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卽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寇準爲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

日非者集
一
弊何傷。斲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旣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

富者出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鶉衣菜色。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貴旣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苦。我旣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已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

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土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亾。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及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

衣。蔬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疇園之
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
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
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
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
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
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

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
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自頭
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
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
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
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咲。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
致富。索龔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所收。收衆

人所察。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殮。晏子
自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
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寒饑之
患。貪慚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并甌車一乘。直于緡。使者於宅門
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
青衣縑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
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
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
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
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
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
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甲子春卷之十
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李沆性直諫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

昨非菴日纂汪度卷之十

淆弗濁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藪奚止容卿百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鹿任他過客頻來倘唾面愧婁公嘔茵慙丙相天下事其可淺衷辦耶纂汪度第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卽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以袖揜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卽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詣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室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爲善。

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也。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曰。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權羣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夏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口洗幾馬。公漫應曰。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卽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
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
嚴刑

上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
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
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
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言

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筍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
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臥內魏
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

宋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之
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
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歛子納奩
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鳩謂客曰
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
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爲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
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
將復何所容西曹第恐之此不過污車裊耳
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
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
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名姓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

耳。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知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酗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恐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恐。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

耳非者
歡而罷。次日伊川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浦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
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

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
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
壻如其輕重欵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
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
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攜
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
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
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
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
公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

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過橘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拔籬。竊囂地。自益。囂見之。密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囂德義。刻石旌其。

問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爲袁黃姑夫黃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而孤里中陷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卽自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日

赴燕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田吾徐起未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携盃好酒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仔細手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

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於地。諸子鬪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

王欽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

免官歸。單慙具餼。公嘉其誠。受數金。以爲

醢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

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

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

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

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
入板擊人。福急難除如此。此輩士大夫其貪婪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
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
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
王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
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
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
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
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
書謂文毅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
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人。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叅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詰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只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螿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螿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嶲。上濟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濟曰。卿功則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濟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
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
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
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正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
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
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
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
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
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
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
大人爲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

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宜錄。

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亾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亾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取非菴字卷一
爲之地耶

昨非菴日纂廣慈卷之十一

廣厦十歡娛。曾念露宿風飧之苦。華堂供饌。啖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厮丐性。豈殊人。乃
蠶蟣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蛇。其在吾
胞。吾與者乎。纂廣慈第十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爲御

帶帝曰爲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稔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骸倩人看

大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園二每冬收老
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
年令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
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
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
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八修寺
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疎他人富顯縱無嫌而
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
助埋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子憫殘廢蒼生
或禽獸罹檻穽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
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
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
因

割禽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彌甚。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曠而畜之。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邪。試設身思之。

瞿嗣興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

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
貧人糴粟衣不及脛與受錢五百佯忘曰汝
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
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
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
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爲樂余心
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

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
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
刺也旣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鰲腹努出
其頸斫之鰲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
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
得無恙也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
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蟆爲童子
童子爲蝦蟆豕鰲爲屠庖屠庖爲豕鰲冤冤

相對呼吸間事爾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起詣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糠。覈掃皮。裨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擲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乎。夫雞鴨魚蝦。生之旣無害於人。螻蟻蟲蛾。

殺之。又無利於已。嗚呼。可止矣。

宋歐陽觀。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厚。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有業屠者。將宰一特牛。偶以事他往。其犢瞰無人。啣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論其處。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貸穀數石乃免。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今人巴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巴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巴子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以浚削之費。要福空門。又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乃偏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勤。日食藜粥一角。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讚曰。仁心如

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鹿。舐瘡。瘻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造業乎。

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畜一焉。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祇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推恩之爲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逋殺生之債。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懼乎。費千金結客。孰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搆千楹招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問閻
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
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
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
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
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
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
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
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闔立本。吳道子畫
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
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
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

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長成。驀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覩。

陳遂爲盧信中傷繫獄。遭劇疾。弟琛入侍。因感

疾卒。遂哀之。然未嘗歸怨。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偕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

心者致嘲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金人睨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刺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孥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馬。非。者。集。一。
駒。拔。櫪。或。使。跪。捧。枷。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
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
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
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
以。供。賊。臣。之。碎。襟。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
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劫。運。耳。
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
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
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蹙息。吾。
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
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
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
定齊地。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知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昉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在意謂。曩日平陽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迨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頸。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嗟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爲何心。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

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旣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銜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寬卽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

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昨非菴日纂口德卷之十二

攻隱慝。造蜚謠。舌底逞龍泉。須防鬼。矚詆潛。
修揚中。篝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與
戎曷如。片言挾纊。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
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
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
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
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
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
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
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
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耳非者卷之二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
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
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口佛
云乎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箠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
福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
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
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
揆○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誠○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
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
皆言佳豈人咨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
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君子
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爲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祝期生爲人儼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
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
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
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
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
而影射誣人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
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謔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
則不直者見憎。

傅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寔爲暗昧。萬一
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
施。面日言之。得無訛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
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
淨種子矣。

耳非者錄
朱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譖人翩翩。齧

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擴無影之事。形於秦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輩餽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蹈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銜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待良苦已入問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顧小川爲徐文貞壻謁見太守方公適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一時機鋒到自難禁

未○免○貽○輕○詆○之○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

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壘○粉○故○知○口○

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

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

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

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

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

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蜩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日日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尖

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遺之。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訐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
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
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
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
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妄是非政法。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皦訐。至污人以帷簿不明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避之。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卷之四
禮典
禮記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